

【摘要】袁毓林：“忘记”类动词的叙实性漂移及其概念结构基础

原创袁毓林[今日语言学](#)2021-01-20 10:42发表于北京

现代汉语中，“忘了、忘记”等动词在不同的句子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叙实性。

在有的句子中，肯定式和否定式的“忘记”类动词都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。例如：

(1) a. 他们却忘了原来这些庸与调早已包括划并在两税里，把民间田租加重了，……（钱穆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）
b. 他们**没有**忘了原来这些庸与调早已包括划并在两税里，……

这样看来，“忘记”类动词应该属于叙实动词（factive verbs）。但是，在有的句子中，“忘记”类动词却蕴涵其宾语小句为假；相反，倒是在其相应的否定式中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。例如：

(2) a. 而他出来时匆忙间忘记带钱了，所以就跟陈炳锡提出要十多万元跑路费……（胡玥、李宪辉《女记者与大毒梟刘招华面对面》）
b. 而他出来时幸好**没有**忘记带钱，所以口袋里有十多万元跑路费……

这样来看，“忘记”类动词又应该属于反叙实动词 (counter-factive verbs)。

可见，同一个动词，在不同的句子中叙实性 (factivity) 发生了漂移 (shift) 的现象。

我们发现：“忘记”类动词的叙实性跟其宾语小句的现实性 (reality) 密切相关。

粗略地说，如果宾语小句指谓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件、既成的状态等现实的

(realis) 事态，那么“忘记”类动词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；如果宾语小句指谓

(应该但) 尚未发生的事件、即将出现的状态等非现实的 (irrealis) 事态，那

么“忘记”类动词蕴涵其宾语小句为假。并且，宾语小句中有时会有时体标记等

形式手段来显示相关事态的现实性。例如：

(3) a. 没算准的人，他不说了，他就忘了，他都忘了他算过这一卦。(《梁冬

对话王东岳》文字版) b.这老太太忘了自己手里正抱着一尊佛像呢，一松手，得给

打碎了。(自拟)

(4)忘记了应立足中国当代实践做原创性的社会学沉思。(孙立平《迈向实

践的社会学》)

例 (3a) 中的表示经历体的助词“过”，例 (3b) 中表示进行体的副词“正”、

助词“着”和语气词“呢”，都是表示现实事态的显性标记，据此可以断定支配

这些宾语小句的“忘记”类动词表示叙实意义。例(4)的宾语小句中有表示道义情态的助动词“应”，表示了非现实的事态，因此可以断定支配这类宾语小句的“忘记”类动词表示反叙实意义。

“忘记”类动词叙实性根据其宾语小句的现实性而发生漂移的特点，是有相当的词汇语义及其背后的概念结构基础的。抽象地看，“忘了、忘记”等表示不记得(某事)、没有记住(某事)。具体地看，这种范围广泛的语义(semantic range，义程)又可以根据这“某事”的实现与否，细分为下列两种突显的语义侧面(semantic facets，义面)：¹

[1]不记得已经发生的某种事态，即某种已经发生的事态在记忆中没有印象；其蕴涵的预设性意义是：某种事情已经发生，或者某种状态已经存在；

[2]没有记住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或早先打算做的事情，即因为疏忽而没有做本来应该或打算做的事情；其蕴涵的预设性意义是：某种事情没有发生。

义项[1]决定了“忘记”类动词的叙实用法，也规定了其宾语小句的现实性(realis)；义项[2]决定了“忘记”类动词的反叙实用法，也规定了其宾语小句的非现实性(irrealis)。

当“忘记”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以名词化形式出现时，这种名词化宾语所表示的事态，依然有现实和非现实的差别。对于这种句子的宾语小句的现实性，需要借助百科知识等背景信息才能确定。并且，只有先确定了宾语小句的现实性，才能进一步确定“忘记”类动词的语义解释。而当“忘记”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以疑问形式出现时，往往表示现实的事态；因此，这种“忘记”类动词具有叙实的语义功能。

在否定句中，“忘不了”以及受“不/没有/未”修饰的“忘记”类动词，都通常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。而受“不会/不能/不应当/不要/别”修饰的“忘记”类动词，其宾语小句的现实性是两可的；到底表示现实性事态、还是非现实性事态，通常要由宾语小句中的标记性词语、上下文、甚至背景知识来决定。

“忘记”类动词的宾语也可以是名词性成分。这种名词性成分隐含了事件性意义。并且，这种隐含了事件意义的宾语通常表示现实的事态。正是从表示现实事态的宾语出现的广泛性上，我们可以断定：“忘记”类动词的无标记用法是表示叙实，蕴涵其宾语所指为真，因而是叙实动词；而其有标记用法是表示反叙实，蕴涵其宾语所指为假，因而是反叙实动词。

“忘记”类动词的这种叙实性漂移，为其语义功能虚化开辟了道路。具体地说，由于反叙实用法的“忘记”涉及两种心理空间：现实（没有实现）和虚拟（应该实现）。一般地说，认识主体如果意识到某种事态应该实现（作为理想）却没有实现（作为现实），很容易产生遗憾、后悔等情绪。而这种负面情绪又将成为反事实思维的推手，即激活人们去想象一种跟实际的现实情况不同的假设性事态；²并且，顺势认定：如果实现这种事态就好了。在吴语的龙游话中，动词“忘记”好像已经从反叙实意义顺势迈出了走向反事实标记的关键一步。例如强星娜（2011）举出的例子：

(5) 忘记昨日你跟阿拉一起去罢 要是你昨天跟我们一起去就好了

如果根据上述理论假设来进行推演，那么例（5）在“忘记”虚化前（pre-grammaticalization）的语义解读可能是：昨天你本来是应该跟我们一起去的，但是你事实上却没有这样做，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。这种负面情绪激发了反事实思维：如果你昨天真的跟我们一起去了，那么就好了。这种反事实联想解读推动了实义动词“忘记”逐步虚化，并且成为反事实的愿望标记，引导和标记一个反事实小句，表示“如果……就好了”之类的虚拟性条件—结果意义。显

然，这个反事实小句同时也表达了说话人的愿望。因此，这种“忘记”是一种反事实的愿望标记。

参考文献

强星娜2011《上海话过去虚拟标记“蛮好”——兼论汉语方言过去虚拟表达的类型》，《中国语文》第2期，第155—163页。

袁毓林2015《汉语反事实表达和相关的思维特点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第8期，第126—144页。

袁毓林2020a《叙实性和事实性：语言推理的两种导航机制》，《语文研究》第1期，第1—9页。

袁毓林2020b《“记得”的叙实性漂移及其概念结构基础》，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1期，第36—47页。

袁毓林、张弛2016《简析中国大学生反事实思维及其表达的替代方案》，日本《现代中国语研究》第18期，第1—14页。

Karttunen,Lauri1971 Implicative verbs.*Language*47(2) : 340—358.

注释

1. 参考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7版，第1355页，对动词“忘记”的释义。在这里，我们并不严格区分“义面”与“义项”，也不区分“蕴涵”与“预设”。
2. 关于负面情绪对于反事实思维的启动效应，详见袁毓林（2015）和袁毓林、张弛（2016）及其所引用的相关文献。

原文刊于《中国语文》2020年第5期

作者简介：

袁毓林，男，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主要研究理论语言学 and 汉语语言学，特别是句法学、语义学、语用学、计算语言学和中文信息处理。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中国语文》《当代语言学》和《中文信息学报》等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，出版著作10部。2015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

